



互联网带来了什么？迅猛的速度必然让人丧失更多生活的手工技能。写作也一样，其文体必然要带来属于个人的革命。当然革命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是政治的革命。其实，从词根上研究，它带来的是历史与命运的链接。我们如何链接互联网下生物体的命运，面对巨速高科技的不断轮回，许多东西必然灭寂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，走近原始森林，我们仍然能看见猛兽在奔跑。乡村外仍然有沟渠播种，城市仍然有来来往往的人在贩卖土豆白菜……终其一生，只要有肉身就必须携带灵息。写作，就是在灵息中追索。我们在疾风之刃中感受到的心跳，它就是互联网时代无法改变的时间轨迹。

焦虑和忧伤是写作者必须的元素，因为你身体中承载世间的艰辛和苦役。一个每天唱着高亢洪亮歌曲的人，只唱出了人世的喧哗。

此刻，又开始触摸语言，语境是需要偶遇的，就像旅人，从房间往外走，所遇到的时间地点，背景墙壁，都是写作者游离的空间。旅人在天地间留下了自己的辙迹，接受来自路上的陌生风物 and 面孔。写作者终其一生都在路上，房间里的写作者，可以通向每一座庭院城堡，鸟栖身过的树枝，人途经过的痕迹。语言在复述着写作者内心的距离，它趋近的海洋和内陆，省略过的、未说出的言辞，都需要在自由中练习内敛和克制的能力。写作就像是情爱关系，有赴约拥抱，彼此相爱中有松绑，给予相爱者空间，去幻境中造梦，唯如此，你写下的诗句或书中的故事，才充满未知的惊叹号。天气寒冷，好像飘雪了，云南的冬天很温暖，很难遇到雪境，语言也一样，再不可能发现奇迹了。

# 手工记

海男

身如轻燕，该舍去的舍去，不该带走的绝不带走，这是写作中的美意。天空碧蓝，向一只伟大自由的燕子学习飞翔——这是写作中形而上的境遇。

晚安，灯火阑珊外古老的村庄，这些即将被人类文明进程史遗忘的角落，只有依赖于新的符号学，才能保存在极少数人的心灵史中。因此，这一代人的写作意味着在新与旧的速度中，寻找旧时代的叙事，新时期的结构。就像古老的土坯屋有无数幽灵穿过。聆听吧，那些前世的耳语，今生的传说。我喜欢途经那些有人文话语权的遗址，蓝天依然蔚蓝着，就像永恒的灵魂伴侣永远在等待着我晚安。

诉说和写作，是贯穿一体的。就像风吹绿了干枯的枝条。互联网时代，只有极少数人保持着拂开纸质书的习惯。迅猛的高科技将改变人的智慧。尽管如此，纸质书的芬芳，来自书脊、扉页、目录，以及著书者的名字，仍然是我们这一代的所爱。我偏爱纸质，偏爱枕边书的那些来自语言的诱惑。

尽可能保持安静，我们没有时间去寻找时间。坐下来，接近《海拔》，它是我近期将完成的长诗，在《海拔》中有贫瘠，丰盈；有云梯和人间；有物质和灵魂；有水乳大地；有未尽之爱；有约定的光芒和黑暗；有耕地，纺织；有巨大的时间之兽，让我们穿梭不息。写仁慈，写卑微，写羞辱，写疼痛，写厌倦，写幻象，写生死，写轮回，写热烈，写冰川……

在人间好好生活，这就是写作。我出入着时间的脉迹。弹指间，岁月途经处，人间是一座座古老的旧城堡，访问这些烟火升腾又落下的古堡。写作在此驻守，语调就像尘埃的颜色，就像星宿日月在变幻魔法，语言也需要变幻色彩。尽管时间穿梭，我只是人生过客，然而，飞鸟在人群中拍起翅膀，万水千山下是我的人间。



自韩寒电影《后会无期》热映后，东极——这个中国最东部的住人岛瞬间“爆红”网络。不过，众人口中的“东极岛”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岛，而应是“东极群岛”。

她由三个岛屿组成，主岛是庙子湖岛，中间青浜岛，最远处即最东边的东福山岛，21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点就在那里。“云雾满山飘，海水绕海礁。人都说咱岛儿小，远离大陆在前哨……”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曲《战士第二故乡》所唱的神秘小岛，就是东福山岛。《后会无期》主要拍摄地是在庙子湖岛，也是东极镇政府所在地。岛上居民大都是福建渔民后裔，闽语称“庙”为“庙子”，称水池为“湖”，最早的福建渔民上岛后，见岛上有庙，庙前有一水池，于是就有了“庙子湖”岛名。

在庙子湖岛南端山顶屹立着一座老渔民的巍峨塑像，他脚上穿着木屐，上披一件背心，下着一条筒裤似的龙裤，右手高举一支直插云天的火炬。这老渔民叫陈财福，福建惠安人，东极渔民尊称他为财伯公。在岛上，世代流传着“青浜庙子湖，菩萨穿龙裤”的故事，而这“菩萨”就是陈财伯。他在一次出海捕鱼时，遭遇大风暴，漂泊到庙子湖岛，从此每逢暴风雨或大雾天气，他就跑到山顶堆薪点火，引导过往船只。他死后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善举，建了财伯公庙，塑泥像，供奉起来。



宋庆龄故居(写生) 李思瑾

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。我和王二狗约好同去石碇寺这事也说了好几年，一直没有成行。王二狗乐呵呵的，从前是屠夫，抽烟饮酒，心性仁慈，现在还在菜市场卖猪肉，有时跟人打牌，十打九输。前不久跟我联系，说上石碇寺这事还作数吗，下午去走走。

我们一起走着去石碇寺时，阳光铺洒大地，甚是暖和。两年不见，王二狗还是一样的淳良，我是不是最近打牌输得比较多？王二狗看着我，笑了，连连点头说“是是是”，又说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，换换手气，说不定能从老婆那里赢点钱回来。

# 石碇寺记

周华诚

石碇寺是小城香火最旺、名气最盛的寺庙。大概十几年前，我曾去过，那时城市建设还没有如此这般的铺开，道路也没有这样的平坦开阔，一路去石碇寺，颇有点山环水绕的样子。弯弯绕绕，峰回路转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泥泞路走一段，沙坑路走一段。这样，才有点人去寺庙的感觉。这回和王二狗一起去的时候，没有走几分钟，却已到了山门外。路太宽阔平坦了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高楼几乎就在寺庙外的几百米处。人人寺中，城中世俗又美好的生活却略无遮蔽，可无缝对接。我跟王二狗说，遗憾，遗憾——路太直了。

雍正《常山县志》中提到：“石碇寺，一名华严庵。在县西南二里。国朝顺治年

间，僧立涛建。”嘉庆的县志也记载，“石碇山：在县西南二里。山多怪石，倚伏参差，巖有石洞二，其一通白龙洞，其一不可入，投以石，声响甚远，或谓山石皆空，故名。”这个“空”字，很多时候也写作“腔”，本地人讲话发音为“hong”，石碇山讲出来是“来轰山”，这还是很有点古意的——山也空，石也空，大音希声，遥遥致远。

上石碇寺，本想是去找方丈饮一杯茶。但是方丈不在。我的朋友朱孙国是年轻的根雕艺术家，他为寺庙制作了不少坐榻桌案，帝堂的桌椅也是他做的，家什样子极是敦朴厚重。我和王二狗在几张椅子上略坐了坐，定了定神，然后在寺中走了走。寺中几棵大树，历经沧桑，遮阴蔽日。大樟树的根上布满苔藓，树干上长满蕨类植物，好像是鹿角蕨还是什么。总之，苍翠的样子，很好看。

在寺中走一走，出得山门来，看到手机上一位友人发的朋友圈，说在新开的葛屋书店，读一本王小波跟李银河的书信集，读得泪流不止。我想，每个人在世上，都有无尽的烦恼，而贪嗔痴慢疑，是烦恼从生的缘由。要怎么样才能去除这些烦恼，每个人自有每个人的修行。我看看王二狗，王二狗看看我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只是走路。我忽然想到，不妨可以，向王二狗学习。

# 丁字型皮鞋

李宁

我参加劳动时好像没穿过解放鞋，后来却穿起了另一种劳动鞋叫“棉胶鞋”。那是去北大荒之前凭“上山下乡供应票”买的，黑色高帮带着厚棉花里子和胶鞋底子，又笨又蠢。不过，这种硬邦邦的棉胶鞋在黑土地上特别管用，冬天穿着它在厚厚的雪地里前行，不透湿不打滑，到了融雪时节，更是靠它踩着半黑半白的脏雪，“咔嚓咔嚓”地一步步走向春天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终于从北大荒穿越千山万水回家探亲了。回到熟悉

杂。岛上留守的老年人，早已习惯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外来者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涌入涌出，他们似乎也不会再孤单了。

在码头的水泥空地上，铺展着一张渔网，六七个渔村大嫂，头戴笠帽，围坐在渔网旁补网，几个游客正对着她们拍照，而她们却自顾自说笑着，时而和游客搭个讪，时而舞动着手中上下穿飞的梭针，动作娴熟，像在编织一件艺术品，细致缜密。她们手中的梭，好像停不下来，在网中自得其乐，全无躁动之色。

什么是岁月如梭？大抵如劳作的她们，质朴、踏实、简单，不在乎指尖划过的稍纵即逝的如梭岁月，亦不在乎曾经白嫩光滑的皮肤，被海风吹黑吹干吹破。因为她们织的是自己的

打开诗集《句叙》，首先见到这样一些场景，“陈家宅的一个午后”“小时候的两条河”“戊戌年正月初三会初中同学”“爷爷奶奶、上海妈妈和爷爷”……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句子被诗人陈鸣华收入了最近出版的诗集。认真地读上几首，就能猜测诗人的写作策略。作者似乎有意作为一个市民生活记录的在场者，同时，一首首短诗也展现了自身的成长履历。

《句叙》有多个板块，反照历史的，落点当下的，俳句实验等等，而那些近乎记录市民生活的篇什置于诗集的最前部分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这些影像般的诗歌在场景观，在大多数写作者那儿，可能会看作作于日常，缺乏陌生感：“一座旧屋”“在旧屋躲避一场雨”“一个木匠在午后酣睡，一堆刨花堆得很高”等等。一幕幕情景剧的播放效果，可能正是诗人所追求的，通过竖向的长短不一的句叙，这些容易遭遇忽略的景观被意外地提升，同时又不经意地消解了那些曾占主角的宏大叙事的逻辑性，取得了直观的审美趣味。

上世纪岁尾，原先崇洋色彩浓郁的中国诗歌被日常生活的场景介入，写作视角开始转换，那时许多诗人意识到不能盲目跟着西方人跑，要是一味地学着他们的语法腔调，最终我们赖以生存的汉字会失去自身的表意功能，而由此诞生的诗歌，最终成了西方文学的衍生品。不少诗人开始觉醒，从语言回归，关注当下历史的发生现场，以写实的姿态面对生活，这般的回归渐成诗歌写作的主流。《句叙》中频频出现外公、舅舅、爷爷、堂兄，以及同一天入学的“陈家宅的赵党民、陈金海、陈英、吴建英、甘彩英……”（《时光的淡水》），原本很日常的名字此刻却具有了历史趣味，被一一排列在句叙中，这里面能拓展的信息是多元的，这些学生或闲逛，或奔跑在“界浜、野池浜”边，在上学的路上听着大自然的各种声音，“杨柳、蟋蟀和蝉鸣/大自然的鼾声/在故乡起伏/那时泥土新鲜/蔬菜讲政治/番茄、黄瓜扭红绿秧歌/豇豆、落苏、丝瓜、毛豆/与鸡毛菜、茭白在田间赛诗”，那个时代响亮着励志的音乐，即使在上学的路上，也时常能听到，“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”，你情不自禁地雄赳赳气昂昂走向前方的校园，“露天电影姗姗开场/《英雄儿女》励志一生”，这些都是历史特定阶段的在场景观，是当时的生活记录，毛茸茸的可以触摸。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观点来看，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一种象征性的结构，它以语言为内在核心，揭示出广泛的背景共识。“这一个”背景共识，就给历史提供了图像。且记录且成长。

# 用诗歌记录成长

程庸



头之好。它既负责着那个统一蓝衣裤年代里女学生的脚下端庄，又承载了豆蔻少女那一丝丝踩在柏油马路上的小得意。

对于这个丁字型，我也就是在心里头暗暗喜爱一下，并没有拥有它的念头和实力。探亲结束，重返北大荒，我就穿上越来越合脚的棉胶鞋下地干活去了。

转折发生在下一次探亲的日子里。回到家，我发现妹妹的脚下穿着一双丁字型。她告诉我，妈妈替她买的，牛皮的，蛮贵的，要5.45元呢。年幼的妹妹跟我同一年下乡，去的是江西农村。一年四季需要光

# 七夕会

人生，过的是平凡的日子。盛夏的白天，即便是海风，吹过来也是一阵炙热。只有到了夜晚，清凉、湿润的海风，缓缓飘来，东极的海，才显现它的本真。天慢慢暗下来，盏盏渔灯亮了，帆影上星星点点，波光潋滟的海面，吸入了无限的夜色，海的韵律，夜的梦幻，糅和在一起，交织成一幅渔村风情的水墨画。

行走于庙子湖老街，恍然走进了旧时光，踏着细碎的暮色，探寻岁月深处的故事。原来，时光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。侧耳倾听，潮水敲击着礁石，海浪轻吻着黑夜，海是纯粹的海，夜是静谧的夜。看潮起潮落，四季流转，那些留在东极的记忆，唯有大海。

脚插秧挑担的她，值得拥有一双可以难得穿穿丁字型。不想，她又说，妈妈买了那双不长心眼的她补充道，那双送给X的。

体弱多病的妹妹在山区插队，山高水远，诸多麻烦，多亏那个女伴X时时陪伴，多有照拂。想来，在那时，送一双时兴的丁字型皮鞋给X，应该是一位母亲，一位上海妈妈能表达的最得体的谢意了。

在我印象中，我后来好像也没拥有过丁字型皮鞋。只是关于妈妈买那双丁字型的旧事，会时常提起。我耿耿于怀的似乎并不是妈妈的偏心，更是一双皮鞋在那个年代里高于穿着本身的非凡意义。

丁字型皮鞋被我屡屡提起，不想竟也会勾起不少朋友的各种感叹。她们有的把它比作自己的“水晶鞋”；有的记起了牛皮和猪皮丁字型的不同价格；有一位男生还回忆起自己攒钱给朋友买了丁字型皮鞋的曲折故事。而我一位大学同学的丁字型经历，恰恰跟我家完全相反。她的上海妈妈在给她姐姐买了丁字型后就不再给她买了。所以，她的丁字型回忆是“我有一双我姐姐穿剩的，一穿就跌跤”。

那些穿过花布鞋、解放鞋、搭襪布鞋和棉胶鞋的再也不要年轻了的女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自己的那双永远年轻的丁字型皮鞋吗？

# 旅游